

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模仿观”阐释

宁 静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诺思洛普·弗莱是20世纪最杰出的加拿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批评的解剖》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开启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先河。本文试图以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模仿观”作为切入点,艺术、文学和诗歌创作三个维度作为探源,以期从新的角度对弗莱的著作《批评的解剖》中的相关理论,做全面的了解和梳理。

【关键词】弗莱;《批评的解剖》;模仿

【中图分类号】I7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2-0056-03

《批评的解剖》是弗莱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标志着神话—原型批评的崛起,它曾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心理批评”及“结构主义批评”并列为四大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文学批评方法。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以广阔的视域、宏大的解说和渊博的知识,在批评界竖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全书由导言,结论和四篇论文构成,尽管形式上独立,理论上却一脉相承。弗莱以西方文学的发展作为切入点,尽管在其著作中弗莱并没有鲜明的把自己理论观点概括为“模仿观”,但是“模仿观”却在弗莱的文学理论的阐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弗莱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模仿”一词的古希腊文是“mimesis”,最早的名词可以追溯到西西里地区,指当地的一种拟剧。“mimesis”原意可能指(包括用表情,声音和舞蹈等进行的)表演式模仿。^[1]在柏拉图的哲学“mimesis”被赋予十分广阔的内涵,指模仿的程序或过程;模仿一方总是努力的使自己“像”或“近似于”被模仿的另一方。然而,柏拉图对艺术的模仿基本持否定态度,他强调“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是万事万物之源;艺术不过是模仿事物的影子。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持不同见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将艺术的本质定义为模仿,他的“模仿说”涉及模仿的艺术、特征、对象和方式。“区别模仿艺术的三个因素即:使用的媒介,表达的对象和采取的表达方式”。^[2]亚氏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成为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用语。

在文学批评领域“模仿”又作“摹仿”。“模仿”一词有两种常见不同用法:(一)说明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性质(二)表示一部文学作品和它仿照的另一部作品之间的关系^[3]。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也提到西方文论史上的“文学四要素”说;依据文学研究坐标,他将历史上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四类,即“模仿

说”“表现说”“实用说”和“客观说”。^[4]所谓的“模仿说”,认为文艺作品起源于对世界的模仿。

由于艺术类型和派别不同,对“模仿”所持见解大相径庭。本文所要讨论的弗莱的著作《批评的解剖》所提到“模仿”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概念“模仿”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对亚氏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弗莱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关于悲剧的论述中,亚氏认为悲剧是对人物行动的模仿,是出于模仿行动需要。对于亚氏过于简单的提法,弗莱认为“模仿人类行动”是体现在历史著作中即具体“特定的行动的言语结构”,对行动的模仿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情节,叙事;情节和叙事只是对行动的第二位的模仿。弗莱在自己的理论中对亚氏的“模仿说”加以补充,完善和丰富,使之成为具有弗莱特色的“模仿观”。他的很多模仿观点都散见于他的著作中,涉及范围很广。例如,在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与“模仿”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文学是一系列的假设性创造结果,它不一定涉及真实事件的世界,但也不一定脱离现实世界……”^{[5]132};而对文学作品的本质,弗莱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假设性的语辞结构对它所模仿的自然和真实命题的关系”,^{[5]136}这对后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弗莱的模仿观与他的理论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围绕着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来剖析解读的,因而,弗莱的模仿观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产物。

二 艺术创作的“模仿观”

弗莱虽然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但他在艺术领域有着很高的鉴赏力。在《批评的解剖》,他以“模仿”作为主线将绘画与音乐作为阐释基点进而辐射到文学领域将之融会贯通于文学理论批评中。

弗莱“模仿”观赏绘画的原理,在文学批评上提出了著名的“向后站”理论,该理论常常被中外各种文艺理论著作所引用。我们在观赏一幅画时站的

收稿日期:2012-03-20

作者简介:宁 静(1975—)女,黑龙江宁安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诗学。

距离远近的不同,所得到的观赏“效果”也是不同的。当我们站得较近时可以对“笔触和色彩”做一番分析,这和“新批评的修辞分析”类似;再退后一点,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的“构图”,看清画面的内容,这时很适合解读一幅画;如果再往后退一点,我们就会意识到画面的“布局”,这正是“向后站”理论的关键要旨。所强调的是绘画中的“布局”即为文学理论中的“原型”。继而在文学层面上,“文学批评中,我们得经常与一首诗保持一点距离,以便能见到它的原型结构”,^[5198]这为他后来文学原型理论的提出做了铺垫。

在对西方绘画艺术的“模仿观”的阐述上,弗莱表达了他对“西方绘画的实践和理论传统向来都极其强调其模仿的也即具象的目的”^[5186]这种观点的憎恶之感。他并不否认绘画中的“求实,逼真”之风的存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即便是非写实的抽象画也依然是一种模仿的艺术”的说法。^[5186]然而,“绘画的具象在一定的结构范型和程式中表现出来”的而具有独特创性的画家会“深入历来的范型”从而让艺术“在更深层上塑造自己”。^[5187]弗莱眼中真正的画家的实际的作为应该是“背叛他时代中既成的那套定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发现绘画的范型”的人。^[5187]可见,仅把具象的事物作为绘画中模仿的对象,是无法体现一个艺术家的真正创造力的,文学家与画家一样都应找到各自领域中更高层次上的“范型”。论及西方音乐时,弗莱将西方1600—1900年间的音乐结构加以概述说明。认为音乐与绘画在模仿上还是有区别的:音乐中存在的模仿无关大碍,因为“人们也不会相信这类模仿的重要性超过音乐本身的形式,更不会相信这些模仿能构成音乐的形式。”^[5188]弗莱并不是要给读者提供全面的音乐教育而是“自有其撰写目的的”,他运用类比的方法将音乐中的节奏和主调的成分和文学表现中的某些成分相对应,以此来说明文学表现的一些基本原理。以文学作为视角来观照艺术是弗莱在阐述方法上的最大特点,在他的四篇论文中都有所涉及,他的论述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即“西方音乐和绘画的‘模仿观’→文学‘模仿观’→神话原型批评范型”的提出。

三 文学“模仿观”的意义

弗莱并不认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批评界一直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模仿的说法,他用A,B两极的变通视域来阐述了文学的本质。首先,在宏观上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把西方文学作品分为两类:虚构型和主题型。虚构型作品的标准要按照主人公的行动力量的高低是否超过我们来划分,而非亚氏的按道德标准的“好”“坏”来划分。其次,在文本内部对模仿进行了阐

释。通过对虚构文学作品的考察弗莱认为“文学有两极,一极是模仿的倾向,即力图把事物描写的逼真和准确;而另一极则涉及多少与亚里士多德的 mythos (故事,叙事结构)和通常意义上的 myth(神话)相关的东西”。^[5174]这样,文学本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静态的单极→动态的两极。需要指出的是,两极是文本内部的划分,并不存在单级的文学作品即完全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或者完全是主题的作品。这样文学的一极“模仿”和另一极“神话”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互为融合了。再次,弗莱在文本外部对虚构型文学作品的种类也做了划分,即虚构型作品又呈现五种基本的模式循环即:神话→浪漫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反讽(讽刺)。在西方文学史上五种基本模式依次发展,当反讽占主导后即回流至神话,这样在文本外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弗莱把“模仿”应用到文学理论术语中,拓展了“模仿”的语境。mimetic 是模仿(mimesis)的形容词,此处的高模仿即 high mimetic,低模仿即 low mimetic。但是,在对这两个文学理论术语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误区。“模仿”已不单纯是人物行动照搬照抄,弗莱是从人物行动力量的层面来考察的,“高模仿”即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力量超越常人;“低模仿”则是人物的行动力量与我们普通人相似。考察的标准虽然是具象的,但是“二者(高模仿和低模仿)并无价值观的优劣之分”^[5146]。“高模仿”与“低模仿”在弗莱的视域中与诗歌中的类比意象相对应,就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而言,传奇,“高模仿”和“低模仿”是“移位的神话”,而神话又构成了文学的一极。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从世界各地的古老神话中归纳出一系列有关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和植物生长的神话。弗莱的原型理论深受弗雷泽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学的叙事结构,总的来看,是对自然界循环运动的模仿。自然界有四季春夏秋冬,相应的文学结构也应该有四个方面构成,即四个神话原型模式和与之相对应的不同叙述程式:春天—喜剧;夏天—传奇;秋天—悲剧;冬天—嘲讽或讽刺。弗莱的这种阐释文学的视角所产生的意义远远大于所得出的结论本身,他为我们研究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四 诗歌的“模仿观”

弗莱终身任教于加拿大著名高等学府多伦多大学,曾教授诗歌,对威廉·布莱克的诗歌颇有研究,一部研究威廉·布莱克的力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在《批评的解剖》中,他从“模仿”的角度出发,对诗歌进行了剖析,是后来批评理论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批评的解剖》中第二篇论文“伦理批评:象

征的理论”中弗莱论述了“诗歌与模仿”的关系。“意义和叙事”是他对文学作品进行层次上分析的切入点,同时也是对“诗歌”的模仿观点集中体现的地方。在《批评的解剖》中文学存在五种语境,并且有五个层次的“意义和叙事”与之对应,这五个层次称为“相位”(phase)。分别是第一个层次文字相位,第二个层次描述相位,第三个层次形式相位,第四个层次神话相位和第五个层次总释相位。需要指出的是五个相位并非线性排列,而是组成一个可循环的整圆,这样它们在逻辑上具有起承和循环的关系。在第二篇论文中弗莱围绕着五个相位,对文学现象尤其是“诗歌”的模仿观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即以“模仿”为主线将诗歌放在描述相位,形式相位和总释相位的视域之下进行分析。

在描述性阶段,外部世界是文学作品的描述对象。但是,真实与虚假不能成为文学模仿高低的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因此“模仿”在这一阶段是次要的,从属性的。“为自身创造一个词语结构”是文学更为重要的目的,也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因此,诗歌不是对事实的模仿,诗人是“特许的撒谎者”,可以“具有与事实不顾的无以伦比的权利”^{[5]108}。就描述阶段而言,“诗歌主要不是艺术品,而是一种言语结构或一系列的象征性词语。”^{[5]112}

在形式阶段,弗莱主要考察了诗歌和诗歌所模仿的自然的关系,“自然”是诗歌的模仿对象。当“诗”(poem)作为个体篇章而存在时,它呈现出两次“模仿”的影子,即对自然的模仿和对其他的诗作的模仿。因此,“考察一首诗,不仅可以视其对自然的一次模仿,同时还可以看作是对其他诗作的一次模仿”。^{[5]137}在诗歌的创作中,诗歌对自然的模仿所产生的“诗”(poem)这种实体,通过单纯的机械堆砌也不能完全称之为“诗歌”(poetry)。而从整个的人类的文学活动来检视,诗歌的动态创作与“模仿”,无疑更应恰当的表述为人类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又不拘泥与个人的创作,是整个人类的创作活动的结晶。所以,“诗歌也不仅仅是由许多模仿自然的创作堆砌一块,而是一项人类记忆的整体活动”。^{[5]142}对于文学作品在文本内部的划分上,弗莱认为有三大成分:一是“含义”或者“要旨”(dianoia);二是“叙事结构”mythos(mythos);三是“人物刻画”(ethos)。“叙事结构”mythos 仅是对行动的第二位模仿,即对典型行动的描写。dianoia(思想和要旨)的模仿内涵被弗莱加以扩展,在形式阶段模仿是对思维的第二位模仿,是一种理性的模仿,但是在总释阶段模仿却是“逻各斯”本身了,即诗人的创造性。“一切具有

意义的言语结构都是在模仿思维”,^{[5]119}但是,思维本身具有的主观性和非理念性,这让“模仿”更加难以捉摸,所以单从心理学角度很难最终得出答案。因此,在弗莱的理论中“模仿”的对象扩为具体的“行动”与抽象的“思维”。从而,“诗歌是对社会的无限行动和人类无限思想的模仿”。^{[5]179}这样,从根本上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将“行动的模仿”等同于“情节和叙事”的结论。弗莱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定义为形式上的模仿,它在文学作品本身只是“事例与训诫”,但却对外界的“事件与观念”视而不见。这样,对“模仿”的概念做了理论上的廓清。

在神话阶段,由“模仿”的角度出发,以诗歌为例,文学批评的最终目标是“相应的词语秩序”对“整个自然秩序”的模仿。弗莱在批评观上把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结合起来,这种诗歌上的批评见解是弗莱“整体观”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上,模仿即“象征”。“象征”将诗与诗联系起来,在微观层面上,如果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诗与诗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就是通过“象征”体现了文本的“互文性”。象征也即“原型”,“原型”是从文学作品中总结归纳出来反复出现的意象,而后又被应用在文学的创作中。诗与诗之间的模仿也正是通过“原型”实现的。因此,在象征、模仿、原型之间构成了对等的关系。诗歌具有一种潜在的程式,这种程式类似于诗歌创作的无形的手。诗与诗之间通过“模仿”联系更加紧密,那种认为无程式也能创作诗歌的观念是“违背文学经验和文学史的所有事实”的。^{[5]140}“创造”与“模仿”似乎是矛盾对立的。然而,只是“独创的诗人与模仿的诗人之间的真正区别,仅在于独创的诗人模仿的更加深刻一些”^{[5]140}因为一首诗抑或一首独创诗的是“降生在业已存在的一种词语秩序之中”。首先,它附属于这种诗歌结构,也就是必然带有这种的特征。所以,独创是相对的,它产生的是绝对的模仿。

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中,神话的两端是仪式和梦幻。到了总释阶段,诗歌是仪式和梦幻的纽带,人的行动是作为“一整套仪式”来加以模仿,进而模仿一个“万能的社会”的。由此可见,模仿的对象在不同的阶段意义并不相同。

作为结构主义者,弗莱的思想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自己对“模仿观”的论述中非常注重体系的构造,但是这种论述只散见于《批评的解剖》中的各单篇章中。弗莱的“模仿观”为我们全面理解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下转66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孔庆榕.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J].哲学动态,1993,3.
-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梁海明译注.易经[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4]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5]徐翠兰,王涛译注.墨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99.
- [6]李氏,王健译注.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5.
- [7]蒋南华,罗书勤,杨寒冰译.荀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24.
- [8]张立文.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研究,1997,5.
- [9]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12/09/1.
- [10]罗国杰,夏伟东.论“以德治国”[J].求是,2001,15.
- [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7.
- [12]范鹏.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The New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ZHU Shun-de, SU Guo-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The national spirit is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which has active significance to today's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We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terpreted and innovated modernl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r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construction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the mos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making it both has traditional essence and rich flavor of the times of new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Modernization; Valu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李 进)

(上接58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3][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学学术语词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4][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佟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5][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On Mimesis of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NING Jing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Northrop Frye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anadian literary theorists and literary critics.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is Frye's authoritative work represent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archetypal criticism. By the analysis of his "views on the mimesis", this thesis deals with full acquaintance and new knowledge to the relevant theory from three new angles: art, literature and poetry.

Key words: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Mimesis

(责任编辑:张俊之)